

118
100.2/2

狂飈叢書第二

清晨起來

高歌作

上海泰東圖書局

1927.

書城

狂飈叢書第二

第二種

清 晨 起 來

高 歌 作

上 海

泰 東 圖 書 局

1927

95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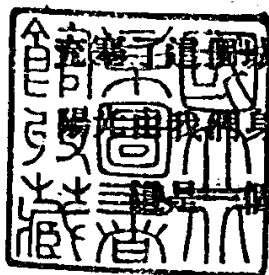
目 錄

愛之沫	1
愛的報酬	6
解剖	12
愛之備	16
看護孩子的時候	19
破碎的生命	24
襯衣	30
邂逅	36
人鳥	47

漩渦·····	51
最初的接吻·····	62
征途·····	68
父親的像·····	79
活屍·····	83
愛力·····	87
蒼蠅的世界·····	91
荊刀·····	95
走回了家裏·····	99
死屍·····	106
搖牀之上·····	109

愛之沫

我同我的朋友小黑子，在囚住久了的一個城的街道上亂跑，記不清是從什麼時候跑起，可知道是已經跑的很久，曾經發見了許多不路同的子，在這些不同的路子上，除我們二人外，祇有偶然突出而聳立在地面的石柱。雖然有紅熱的太陽光燃燒得我們的身體發着汗，然而我經驗到的是黑夜，因為黑暗的夜氣，



裏的的空洞的房屋和大地，間或有太陽作由我們身上反射出一絲一絲的明亮透穿了牠們。這是一個空洞的城，這是一個沒有人跡的城，這

是一個太陽光閃照不到的城，這是一個黑夜的城，我的感覺如此訴述牠的遭遇，而我的精靈給牠們以夜世界的名字。總是一個奇蹟了，夜世界給我以光明。

我們走的是一條小路，兩傍密排着小房，不知怎的，我覺着走到人的所在地，雖然還是沒有看見一個人，我十分歡欣，簡直把我的朋友——小黑子忘告了。

在小路，我覺着是人的所在地的將要盡頭一傍，一位和藹的，誠摯的老女人站在一個小門上，從她的口中，發出一種人類的愛的聲音。

『朋友，我不稱你先生，我等候你已多時了。』

驚奇使我停了腳，我沒有說話。

『朋友，我不稱你先生。我等候你已多時了！』人類的愛的聲音再從和藹的，誠摯的老女人的口中發出。

我驚奇的站着，沒有說話，並且連注視她的眼睛和我臉上呈現着的笑紋都沒有絲毫的移動。

『朋友，』老女人說：『我不稱你先生，請你到我們的房裏來，我們有話同你說。』

『不能。』我說：『我有朋友同行着，我要同他，我

的朋友，小黑子，同行去。』

『朋友，』老女人說，人類的愛的聲音從她的口中發出：『你不會有朋友。』

『不能。』我絲毫也沒有移動我的姿勢說：『我有，在我後面。』

『朋友，』老女人保持着她的人類的愛的態度，略帶點惋惜口聲說：『——你錯了吧——是很遠很遠的後面吧——你瞧。』說到末尾兩字時，老女人的視線由我身上移向到我的身後。我便跟着老女人的視線把我的頭則轉到後面，真的我的朋友，小黑子，看不見了，同時，我覺着老女人的惋惜是對的，我便自己惋惜起來，我的朋友，小黑子的像便在我的惋惜之下也失掉了。

我重新把我的眼睛注視老女人，我重新呈現出笑紋在我的臉上，我重新驚奇着，只是略添點不自在的神氣在這種驚奇的情緒中。老女人不獨是我眼中的偉大的像，而且是我腦中的偉大的像，她藏住着在我的精靈的深處，我成了她的軀殼，這個偉大的人類

的愛的老女人。

老女人轉回她的身體往裏邊走去，我跟着她跨過門限往裏邊走，走到她的屋子的第二道門，就是裏間子的門時，從屋子裏走出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女，正在她的一條腿跨出屋外，我跨進一條腿在屋內，她微笑的注視了我一眼，我微笑的注視了她一眼，在我們這一眼的注視中，雖然是一眼的注視，我們的生命，個性，人格，已經由把握而擁抱而化合了，但是她向前走而走出了屋外，我向前走而走入了屋內。

『你看見了吧。』老女人和藹的誠摯的說；『朋友，就是她，我的親愛的唯一的女兒，她讓我等候你——等候你多時了。』

『是的，』我說；『我看見了她——我知道，但是……』

她，老女人，並不等我的話說完，極端親愛的聲音從她的口裏發出，

『我的男兒，』老女人說；『讓我稱你做男兒吧，我的親愛的唯一的男兒。』

和靄的，誠摯的老女人，十分了解我。她便從她的精綠的小箱子裏，取出一軸小巧的東西來給我，她教我收起。我知道她的意思，我把牠展開來，上面畫着的是什麼東西，我忘記了，只有一種頂鍾愛的殘像直到現在還存留着，還有，我寫了四句寄放我的生命的詞句在上面，我也忘記了，可是也有一種頂鍾愛的殘像遺留下，直到現在也還存在着。我把直到現在還存在着的四句詩的殘像記着在下面：

七九。

愛 的 報 酬

的確是我的住房陷落了。陷落的深度，足足有五、六十丈，形成一所巖峨的地底的向下樓房。

那時，我站着在第一層樓的走廊上。

我用了我的手把住欄杆的上緣，低垂下我那公正的頭來，直到胸前，我的眼睛，承受着理想秘密的支使，現出奇異的神色。就這樣，我看，從我最近的一朵按排着紅色的欄杆頭，順着透出綠色的芝麻布似的欄杆，再下便是樓柱。每逢一件東西，都能喚起我的注意來，這都是我從來不曾經看見過的。我的注意

的力量，雖然久視過這樣許多的東西，但是，並不顯，
一點疲倦和厭惡。

當我最後發現了那白漫漫的東西的時候，我的
神經奇異了起來，回憶而且思索。

那不是一隻綿羊，更不是一塊石頭，不是……不
是……

最後，從那微動的姿勢裏，我認識了……一點都
不會錯的，我認識那是什麼東西。

像是一隻手在打招呼了，那灰白的閃動。像是兩
片嘴唇，那上下開合着的；這樣，我知道是在說話，但
是，說些什麼呢，我可聽不出一點點來。

無論什麼女人，老是一個樣子，只知道有她們自
己。

我每逢遇着她們的時候，從來沒有舉起我的眼
睛來，誠心的看過她們一次。我是不會長着看女人的
眼睛的，我自己知道。

但是，這是已經過去的了。

我終於失掉了我自持的能力，這個第一次女人

對我表示的敬禮，

我順着欄杆，開始我的進行，

在我走下幾個樓梯時，有腳踏的聲音，緊迫在我的背後，傳入耳膜。我掠回我的頭看時，沒有看見什麼，仔細聽時，腳踏的聲音也沒有了。但是，我並不停止住，把着走廊，繼續我的前行。

最後，走到最下層的樓房的底面。

但是，招呼的手沒有了。

我開開房門找尋，所有的，一切的房子，都找尋遍了也找不着。

我佇立着……忽然，聽見乾枯的呻吟，在樓房的外面響了，我一聽見，就知道這是她的聲音，雖然我不會聽見過的罷。

我想得找個出路，出去瞧瞧她，然而找不到。就是我剛才開過的門扇，都牢牢的死釘住了，盡我所有的力量去開，而連搖動也搖動不得牠，這樣的開盡了一切的門扇，一個也沒有開開。但是，每逢開一個門扇時，聽見那女人呻吟的聲音，就是從這個房裏傳出。

我的神經感受不過這樣許多的刺激而麻木了。
我的精力動不動這樣死釘着的門扇而疲乏了。

.....

當我第二次找尋那女人的所在的時候，在機房的一角，我發現了個能夠通出外面而用磚砌成的小門。這個小門，沒有門扇，可以一直看出外面去，並且看得到外面很遠的地方。

在小門外面的旁邊，坐着一位身材瘦削而面目枯焦的青年女子，正是招呼過我而我找尋不見的她。她合上了眼睛，淚深深的刻著在她那一絲血紋不帶的雪白的兩頰和嘴唇的上面，一直到了下頷。她的上身的衣服的前半，濕津津的緊貼著在她的肉上。透露出她那苦而且酸的餘生。

我擁抱着她，撫摸着她，吻著她。她那冰冷的皮膚，刺穿了我的骨髓，好像是在報復她生前別人給與她的侮辱和蔑視。

她的頭髮，豎直了，變成焦黃的顏色，這個證明她是被火燒死的。

因為我這樣擁抱，撫摸而且吻着她，她的血液漸漸的由清涼而溫暖了，她的氣息漸漸的由靜止而呼吸了。我數着她那流動起來的血球一顆一顆的鑽進了她的雪白的皮膚。

這樣，她復生了。

她的心和肺同奏著死的音樂；她的血和氣合歌起生的神曲。

這樣，她終於受我的熱化而復生了。

.....

但是，她並沒有睜開她那閉着的眼睛來看看擁抱，撫摸而且吻她的是什麼人，更不用希望她說話或者別的了。

她推開我的雙手，站起來，仍舊從那小門走進樓房的裏面去了。

我呆待著，出著神，我不知而且不覺了。

在這不知不覺的情形中，我站了起來，待著，出著神。

她又在哭泣了，我隱隱約約的聽見。

她又在哭泣了，……哭泣了！

我待着，……待着！

.....

一直到我能夠移動我自己而走進前面的時候，
小門失掉了。

而我面前站立着的是一堵牆壁。

.....

女人哭泣着……哭泣着……

我待着……待着……

牆壁在我們的中間，站立着……站立着……

十一，七。

解 剖

我相信的實事，的確成爲實事了。

曾經有個時期，在我開始我生理學研究的時候，我已經做起了我解剖的工作了。而我這解剖的工作，是拿人類的頭來做實驗的嘗試的。

我開始解剖。

那時，我具有一切的無上的權威，雖然和現在一樣的窮光。

因爲這層緣故，我呼喚，支使一切——一切的一切。

我教一切的人類來到我的面前，他們便一個個壁立着在了。

比如一些蜂子見了他們的蜂王一樣。

更是，他們不但不敢抬動他們的頭，連眼睛都像死了，些微一點點的睜視都沒有。

我很和氣的對付他們——我動手了。

由站着在我面前的一個起手，挨我最近的一圈子起手，

我右手執着的是我現在正在寫字的鋼筆，左手揪住了他們的一隻耳朵，鋼筆的尖還沒有著住他們，祇在空中朝向他們的脖頸一劃，他們的頭就和他們的身體分離開了。

這樣我的足一踢，他們的身體像是減輕了重量似的，和空氣一樣的飛走，順着我足踢的方向——這樣，我踢他們到人類的圈子以外。

而他們的頭順着我的手勢落在他們原來足踏的地上。

一個個，一個個，如此這般，

於是，人類的世界，變成人頭的宴會了。

還是我現在正在寫字的這枝鋼筆，緣着他們的髮際劃了一下，他們的頭蓋骨便附着在他們的頭皮上脫落了下來。

這才證明了我那人類的腦子是紙灰做成功的假設呵。

他們的腦子，趁風飛散着，和我燒毀紙片變成的灰一樣的飛散着——祇是缺少了一些火花。

在他們腦子的底層，深刻着兩行字跡，上一行刻着的是神，下一行刻着的是人；此外，模模糊糊，現着些燒紙成灰的脛縕

同情支使着我，發生了哀憐的，悲壯的心。

我取出了，我那藏着在衣袋中，是我自己發明的能夠消化毀滅一切的化學藥品，完全傾倒在那「神」的和「人」的兩行字跡上，但是，失敗了——消化而且毀滅的功能失敗了。

在這個失敗之下，我不能不懷疑，我懷疑了。

我憤恨的，惡毒的，把那附着在頭皮上的頭蓋骨，

擇回在他們的原處。

真的，是這個樣子，兩行刻板的字跡外，別的什麼都沒有。

但是，我繼續努力我解剖的工作。

我抓出了他們「眼睛——做起眼睛的解剖。

開首是極其單薄的膜質眼皮，下面覆著的是頑硬的磁質眼球。

我看出了原來如此的意義。

我找不到他們的耳孔，祇有兩個耳殼直挺挺的伸着在，我爲自己的時間經濟起見，索性不找牠了。

末次，是聲帶的解剖。

但是，費盡我的眼力，終竟觀察不清楚他們的構造。

忽的，遠處傳來一種聲音「……留……聲……」

從此，停止了我的工作。

十一，四。

愛 之 俑

在一所寬展的樓房的當中，陳設着一架精緻的銅牀，我擁着一條十樣錦絲綢薄被，斜倚着繡花枕頭坐着在上面：這些都是我不曾身受過的，並且是晚上，還是早上，是剛從牀上起來，還是正在預備着要睡，我都不知道。

我的朋友，一位長眉毛，深眼窩，高鼻梁，厚嘴唇，面容暗黑而枯瘦，腦部極形廣大的青年，圍繞着我的牀，不停的來回走着，似乎是在深思什麼事情。

另外一個青年，是一個衣服華麗，講究修飾的青

年，是一個常常從樓房走過的青年，照例的走過去，樓下的房門響了，我才知道他是常常在會見樓房下層住着的她的。

當我回過頭來的時候，我忍不住笑，我的朋友看了我一眼，並不說什麼話。不得已我說：

「喂，朋友。」

「什麼？」

「剛才走過的那個小夥子，你知道他麼？」

「據說是一位大學生。」

「你知道他常常走過麼？」

「知道。」

「但是，喂，爲什麼？」

「大概是爲着她的，那位樓下住着的姑娘。」

「那末……」

我的話還未說完，被樓下傳來的怪調的號哭打斷了。

「喂，朋友，快去看看！」

「管牠呢。」

「要知道，爲了一個女子。」

怪調的號哭已經從樓下踏着樓梯走上來了。迅速的推開門子，飛奔着 猛撲在我的牀上，氣在喘着，聲在嘶着，筋肉在跳動着，面色變做慘白，眼光形成直射，這是從危險中逃出來的生命的象徵，

我如擁抱我的孩子一樣的擁抱着她，吻着她的冷却的嘴唇，搖動着她的戰慄的身體，她顫動的聲音，給與我她的遭遇。

「碰鬼……就是常常會見我的那人……我要擁抱他的時候……我樂的流了一滴眼淚在她的身上……他已變做一個紙人了……」

看小孩子的時候

那時，我的腦子裏曾經這樣的着想：「是不是爲了我家裏建築新院子的事情？……」

我的媽媽和別的女人都不在屋裏，祇留下我和我的最年輕的弟弟以及他的幾個侄兒，這樣，我的心，着實着急了。

他們都不在家，留下我看管他們的孩子，兩下裏都不放心，兩下裏都不得已：這實在是我們那時同一的心情罷。

「撸撸……撸撸撸……」一陣不斷的扣門的聲音。

這樣的聲音，聽着一定是有什麼緊急的事情，這樣不斷的，一聲趕不上一聲的扣門。

我的剛剛睡着的小弟弟，應着扣門的聲音而哭了，並且渾身上下都現出戰慄的驚慌的肉跳。

我呢，應着小弟弟的哭聲，他的戰慄的驚慌的肉跳，頓呈着不安在我的心裏。

我怕他的哭，我更怕他的肉跳。

我更怕他哭，哭了他的侄兒們。

我急忙的迫促的爬過去，伏抱着我的小小弟弟，吻他的嘴。

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扣門的聲音便沒有了——我想，是有人替他開門了。

但是，有一種的聲音響了起來，就是鞋底上釘着的蕨菇釘子和地面打擊得撲喇撲喇的猛烈的叫。

忽童——我的房門開了。

我大哥引着一個不認識的客人走進來——他便是扣門的人了，我想。

我很不滿意我的大哥，為什麼引他到這個房子

裏，這裏睡着孩子們。但是不久，我原諒他了。

一定是他說不了話，就是他答覆不了這個客人提出來的問題。

這位客人是鄉下人的裝修，穿着短的衣服，很粗的布子裏裝着很厚的棉花。最使人註目的，最別緻的，是他那披着的有大襟的馬褂，腰裏束着的一縷一縷的帶子和足上套着的粗笨而且沈重的鞋子。

我十分敬重我的客人，讓他坐在那地上躺着的頂長頂寬的板凳上，並且十分誠懇的，熱忱的對他說：

『你有什麼話，請說罷。但是，朋友，你要知道，炕上睡着孩子們，說話的聲音太高了怕驚醒他們，還是請你放低些說話的好。』

他抬高他的頭向着我說：

『西北角上，空着了，你想……』

我急刻打斷他的話，說：

『我有很好的計畫了。並且，我很希望人們和我商議這個，但是，炕上睡着孩子們。都是他們的母親交給我的，我負看護他們的責任。況且這也不是幾句

話能夠說完的。有別的要緊話，請說，要是這個，那就請明天再來說罷。』

但是，我厭惡他了，我蔑視他了。我建築房子，並不管什麼空不空的。

但是，我極其用力的隱藏起我那對他的厭惡和蔑視，而我的客人倒也好，他並沒有覺察出來，或者他就不去覺察。他對我說：

『你太多事了，還要照應孩子你無事忙呢！那麼，明天再說，我走了。但是，你須記着，你一定該記着。』

我再看我的大哥時，他已經走開了，使我不能夠看見他，

不得已，留下睡着的孩子們，我下了炕送客。

我跟着我的客人出了我住的東房的門子，走到院心，客人轉回他的頭來，現出奇異的樣子，他說：

『西房呢，有人看守着麼？』

從他的話裏，我得到了一種新的消息：就是新建築物落成的時候，應該舉行一種典禮，並且四面，四角，簡直是周圍，都應該有人或者什麼東西守着，不，

最好說是鎮壓。我回答他說：

『人是很多的，而且我樂於人來幫忙，我是不嫌人多的。』

客人聽了我的話，是沒有說什麼，一直出門走了。

他不回頭，不說話，他忘記我了，忘記了跟在他後面的我。

他一直走到距離我家大門十五六步的拐角上，再出去就是大路，他消失在那大路上。

但是，他的精神留着在我的心裏，

這的確是狠好的態度阿，這個鄉下人。

十一，十°

破碎的生命

在我家大門和一條大路的中間，夾着有半畝以上不到一畝的一塊地面，是我家每年秋天用着牠來打糧食的場。

我站立着在這場的中央，四面的空虛在包圍着我。

我走到場的南邊上，自己並不知道在瞻望什麼，而且什麼也看不到。

但是，像是有點東西在敲打我的心，然而我知道不了那在敲打我的心的是什麼東西。

於是，我覺着茫然了。我要回家去，

但是，在我向後轉預備開步的時候，我發現了一個新的世界。

我的場裏正在碾黍子，雖然那些工作的人，我一個也不認識。但是我知道他們是我家的工人。

再向遠看，是鄰家的場，那裏已經在打穀子。

我看着，不能自持的，並且不能自已的叫了一聲。

『他倒早呵！』

場的又一面，有一條小道，是村人擔水來往必須走的唯一的路子。

在那裏，我看見走來了一位衣服破爛的人，他在我家做過幾年長工，現在，他的下截似乎痿了，他走的很慢。

他看見我，現出驚奇和羞愧的顏色，然而，他笑了。

我看見他似乎在說話，但是，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從他的姿勢看來，知道他已經不能如早日擔兩

個人所担的担子了——這個使我悲哀，我追念他過去的英武。

他像一隻駱駝，呆呆的站立在我的身傍。

並且，他現出要依附的樣子，從他的眼光裏。

我竟然忘記了我的家長的「此人萬不能再」的吩咐。我說：

『你願意來，來罷。有需要你做的。』

他得意的蹣跚着走了。

我沿着舖着的黍子的邊緣走到場的東邊。再下去是冬天圈羊的地方，那裏有一道三尺多高的半頭磚和石頭子堆集成的矮牆。

矮牆——羊圈的一角，堆集了許多連皮的玉蜀黍穗子。

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一個景況呵。

在那裏，我發現了一羣女人。但是我並沒有心思數數她們究竟有幾個，總是七八個，十來個的光景罷。

我快樂極了，我跳，並且幾乎發了狂。

我喜歡的，愛戀的血浪，她在那裏。

我不知道她怎麼能夠來到這裏，並且做女人們應做的工作。

她笑了。她的眼睛如水晶般的放光，她的頭如蜻蜓般的點動。

從這些裏面，我看破了宇宙的秘密。

然而，我的心房和血管真待要崩裂了。

我懷疑，驚訝——這樣的人生，

我的理智板滯了，但不是由於懷疑或驚訝，是割開了我的心。

那時，我曾這樣的想：

『女人，羊，玉蜀黍穗子，和羊圈。』

現在是另一個熱鬧的時候了。

在冬天的大後半和春天的大前半，這一段時間裏，在這裏圈着了羊。並且因為圈羊是這塊地方的主要職務，所以我們叫牠做「羊圈」。

羊圈——這塊地方的名字。

約略有三四十隻大羊，加上五七隻小羊。

人也祇有兩個：一個老頭子再一個老頭子的兒

子。

雖然羊的主人在不論什麼時候要來喂他們已經生下小羊的母羊，但是，來的總是少數，而且他們來的時候又不能相同呵。

他們沒有鐘而且沒有表，而且沒有鐘或表一類的東西，他們祇有太陽的脊背和影子，這是他們唯一無二的時計，這是他們的時刻，

有時候，孩子們來和小羊玩玩，但是都被老頭子趕走了。

我的小小弟弟是最愛和小羊玩的，他常常偷着拜訪小羊去，永沒有一次多過五分鐘的時候就跑回來了。

而老頭子又不離開羊。

而老頭子的兒子又是老頭子的兒子呵。

我佇的着。我想：

『羊，羊圈，老頭子，還有老頭子的兒子。』

現在是一個最熱鬧的時候了。

現在，堆積着的是玉蜀穗子和女人呵。

女人的足，一直上到膝蓋，都埋着在玉蜀黍穗子裏了。

這個，和她們的臉子塗抹着粉一樣，看不出她們那原來的樣子。

她們快樂不快樂這種工作，或者說，喜歡不喜歡這種待遇，也因為她們的臉子上塗抹着粉了，使人們看不出來。

我所能夠看得見她們的，是她們那臉子上的粉。

我所能夠看得見她們的，是她們那腿上的玉蜀黍穗子。

我佇立着；我茫然的佇立着。我想：

『粉，粉下的臉……』

『玉蜀黍穗子，玉蜀黍穗子底下的腿……』

『女人，女人外面的矮牆……』

『……』

十一，十一。

襯衣

趕到村裏還有十幾里路程，按照每次回家的例，把腳驢丟放在後面，自己一個人趕前跑去。花山子大概還是那樣高，但是很輕便的便踏過去，沒有覺着乏力，山頂也沒有風吹着，空氣沈溺在靜寂中。步子邁得分外的大而且分外的快，像是沒有經過什麼時間似的已經來到我家的門上。大門依然如故，兩扇門都展着在歡迎牠的少年主人。我並不停留的大踏步跨進門去，院子裏一點微小的聲音都沒有，極其清靜極其強烈的壓抑的清靜。我的心房在鼓盪着，眼睛的深

處迸出一滴眼淚，足像踏着在沒有吸力的地球上，搖搖不穩。「媽」的聲音，從我的口腔中跳出，裏面夾着一絲絲新鮮的血痕。

不是母親的房中，可又記不清是誰的。母親的歡欣的狂喜的呼叫在答應着「秋兒，這裏來！」我向着母親說話的房中走去，我的姐姐們，妹妹們，哥哥們，弟弟們，都趕先出來接待我，他們的面上刻着驚訝的意外的情緒，他們的行為上顯示着熱烈的狂飈的愛情。我被他們擁擠到他們的房中。

母親踏着在地下，像是要往房子外面走的樣子，她的面容很淒慘而又消瘦，他穿着一件簇新的，光亮的，精美的鮮紅襯衣。我走到她的跟前停止住，弟妹們繞着我們站着，像是我們的幾道圍牆。在弟妹們的手中，每個人都拿着一件新鮮的襯衣，並沒有着身的襯衣。小兄弟的那一件更是精綠的可愛。小妹妹的，扯着在肩上，手裏捉着一隻袖口，是一件金光的純紫襯衣。

『秋兒』母親微笑着說：『怎麼不通知我。你

回來？』

『來不及，』我緊接着說。

『我們正在分襯衣，』母親說；『一人一件。因為不知道你回來，沒有給你買。你看，不是一人一件麼。只是沒有你的。』

『我有。』我說；『並且我有很多。』

『那裏你有！』母親說，『橫豎你父親每月給不到你十元錢，你又要買書，又得喫飯，那裏還有錢買這些呢！那裏你有』說着臉上湧出淒涼的微笑。

『媽，』我說，『我有，真的我有，所會給我自己以舒服。』

『秋兒，』母親說，帶着顫動的悲哀，悽慘聲。『我的兒，我知道，我知道你，還有你的哥哥——不過年青人受點苦倒是好的。你不願對我說，我一切都知道，我什麼都知道。我知道你，我知道你哥哥，他，我知道你們弟兄，我知道你們的一切，你們什麼我都知道。』

『媽，』我說，抑制住我的感情『我很好過，媽媽。

我很好過，你問他，我的哥哥，他同我都好過，我

們比你好過的多。』

一種解脫我們而更增加我們哀痛的聲音響了。

「媽，」二姐很冷靜的說，『把我的這件給二弟吧，我穿牠不合身。弟弟，你穿我這件罷 我在家裏用不着穿牠。』

當我聽出這種聲音是從二姐口中發出時，我想起了她那孤高的性質和她的窮苦的境遇——她的男人是一個飄蕩之流的人，她靠着她的手，一針一針的去換得人家的錢來養活她自己和她的兩個幼小的孩子，並且有時還得供給她的男人一些，我禁不住我的眼淚從牠的深處突流出在我的眼眶中，再流到我的頰上。這是多麼悲壯而慷慨，哀憐而博大的聲音呵，她的說話。她富有着窮，她富有着愛。我奪去窮人的衣服，是如何的殘酷呵！但是，我拒絕了愛人的贈與，又是如何刻薄呵！一件什麼東西碰着在我的手上，我的觸覺對我說，我才知道二姊拿着她的襯衣給我。並且我看見了她的眼睛中滿藏着眼淚，正在從眼睛中突湧出來的眼淚。我毫不遲疑的說：

『二姐，我不能承受你的衣服，我不能做這樣殘酷的事情！我承受你的愛，我不能做那樣刻薄事情！誠然——雖然——不，我很快活，我很好過，我比你們好過，我比媽媽都好過！』

接着許多的聲音在響了。

『把我的給二弟罷！』大姊說，

『把我的給二弟罷！』哥哥說，

『把我的給二哥！』三弟說，

『最好把我的給二哥！』三妹說。

『把我的給二哥罷！最好！』小妹妹和小弟弟爭着說。

『還是把我的給他好！』媽說『不要吵了，還是把我的給他罷！』說着把她的襯衣，一件簇新的，光亮的，精美的鮮紅襯衣，從她的身上脫下來，披着在我的身上。於是襯衣像是有生命似的跳躍着，飛舞着，於是我們跳躍着，飛舞着，我們的襯衣，我們的生命都在跳躍着，飛舞着。於是我們的襯衣充滿了房子，我們的生命充滿了房子。

跳躍！

飛舞！

七十七。

邂 逅

(一)

好像我在找一個不知道從什麼地方新來的朋友。

我忘記他的住址了。我再沒有較好的法子，祇得照著方向來去找尋，而這種方向又是我所推想，擬定
的。

走過了一條街，又走過了一道巷。一街，一巷，又
一街，又一巷……這樣循環着走來走去，走去走來。

我空虛而實有的向前走着，找尋。

我走到一個寬敞院子的跟前，不走了，雖然我知

道那不是我的朋友住處。並且，推開那笨重門扇，那很要費去我一些力量才能夠推得開的門扇，我推開了，走過院子裏面去。

那裏面是空虛的，荒涼的，除空虛和荒涼外，我沒有看見什麼。

我的心空虛了，荒涼了，除空虛和荒涼外，的確也沒有什麼。

但是一道牆壁從我的面前聳立了起來，而壁上又安着有一個電話，我並不驚慌，站着，望着，而且想。

『這是一個什麼地方呢？』

我急促着拔開我的腿子，一氣就走到電話的跟前。

我不顧慮，不思索，取下耳機在我的手裏，我才記起了我的朋友有沒有電話，有又是什麼號碼這一類問題來。

而我的耳朵裏已經有聲音在嚮了。

『要那裏……要那裏……到底……要那……』

這個問題，我該怎麼答覆呢，——我該要那裏呢！

這樣，我不能答覆他，我可又不能把耳機丟下。

這樣急促着，我着急而且發燥，

我要找見我的朋友，而我的朋友又在那裏呢！

『那裏……那裏……要……那……』

我不知道是從那裏發出來的聲音；

『五百……』

但是，電話在說話了；

『五百……有什麼事……』

我還是不知道是從那裏發出來的聲音：

『我的朋友……』

但是，電話的聲音打斷了牠：

『幹麼……麼……事……』

還是不知道是從那裏發出來的聲音：

『我不知道……我的朋友……你查……』

我並沒有感覺得到，已經有一位年紀四五十歲
的人站在我的面前了。

他那板滯的態度，鵠立着，好像一個雕刻。

而他那卑怯的神色，又在告訴我他是一個差人。

雖然，他對我擺出尊嚴的架子的罷，但是，那是裝着的虛浮的尊嚴，倒底壓不住他那真實的定型的卑怯——在我的眼睛裏，

並且，我又沒有感覺得到，我的右側面，距離我大約有十四五步遠近的地方，那裏有一個台階，台階上站着了一位素服的女人。

她在注視我呢。

當她初次感覺着我的眼光射到她的身上的時候，從她這乾枯的灰白的臉皮上，閃出一道鮮紅顏色的光來，但是祇有這一閃，而乾枯的灰白又重新顯露了，跟的變成了青的紫的黑的……

而她的視線轉到在我對面站着的差人模樣的身上。

我所聽不出一種聲音，從她的嘴裏吐出，大概是在叫了，我想；底下接着的是急促的問：

『怎麼……你還……沒有……叫……』

那個沒有名字的差人應着說：

『等着這位先生，他在說……等他……再……』

於是，一切都寂靜了。

我雖然還是拿着電話，但是並沒有說一點子話：縱然是電話中發出種種的雜話和玩笑的聲音，我都不管。

一切在寂靜着……

寂靜着……

她用她的腕挽着我的腕，用她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

她的頭俯下了，看看地面：抬起來，看看天空。

(二)

她這不定的視線，從我的着意的觀察之下，知道那是她的飄浮的生命的流露。

我更其着意的觀察着，於是我視熟了她。

我決定她是一位二太太，三太太，四……五……太太。

她有同不知道什麼名字的差人一樣的卑怯，而決沒有夫人同等的體面。

她還是十六歲的女子呢——她做了太太，這真

小太太呵。

雖然他的老爺收她在他的房裏已經兩年以上的罷，但是他再沒有同女人交接的能力，因為他的精力已經耗費而且虧損了。

結果：增加了他的幻想，同樣的增加了他的衰弱。

在這兩年以上的長時間裏，她的老爺常常支使着她同他過那昏暗的黑暗的黑夜，她伴着他：他們睡覺。

但是，沒有精力的他——他是一隻惡劣的粗陋的殘缺的狗子呵，

他誘惑着她，勾引着她，玩弄她，調笑她，褻瀆她。而在這一個時間裏，她便是他的心肝了——而這一個時候呵。

她的感情沸騰了，她的性慾熾熱了。

他！——沒有精力的他呵。

他惡恨恨的支開他的粗厚的嘴唇，露出那狡獪着的牙齒在外面，牙齒張開來，那像一隻狗子或者是一條狼，兇惡的，酷烈的在開始咬，咬，咬而且咬了。

而她那灰白的雪白的白白的臉皮，深刻着咬痕。

她用女人們所有的全付的忍耐性，忍耐着——咬痕深刻着在。

她壓住她那收藏着充滿眼淚的眼皮，不祇不敢放出針尖般的一滴在外面，而且壓迫着——而她失掉了她的心。

(三)

她曾經戀愛過，在一年以前。

和她同院住着的一家一個二十三歲的差人，她愛他了。

他是個身體健壯的人，而尤其是他那強而有力手把。

這是他的一種能力：他能夠一隻胳膊提着一隻盛滿水的水桶在院子裏來回走二十次，這是她的老爺試驗過他的。

他賞給他一件鑲着白邊的藍皂布大褂，而這是她做成功的，而這又是她遞給他的，她愛他了，就這樣。

當她承受了她的老爺的命令，取出她自己的手做成的衣服而再用自己的手給與了他的時候，她愛他了。

那時，他們的眼睛。互相光照了一下，而他們的臉上各各顯出了一些些的紅暈，就這樣，他們相愛了。

她的老爺看着他們，而沒有看得見他們，於是他們愛了。

就這樣，他們相愛了。

他具有矮短的身材，細小而瘦長的頭，黝黑的臉和墨黑的眉毛。

他不輕於說話，是一個無名的秘密思想家。

而他們相愛在這樣無名的秘密裏。

就這樣，他們想愛着。

(四)

但是，時候過去了，而事情又不是刻板的。

一次，他回家了，而這一次回家結果成為他最後的一次回家。

他——因為他老爺的大姑娘，在他走後的第二

天失蹤了。

真的，而這失蹤的大姑娘是從他家裏找出來的。

於是，他就被人拉進了盡獄。

(五)

後來，她遇到一個商人，真正是一個商人呵。

他具有比較一切商人更其堅固的勢利眼睛和思想，面子上倒裝的十分闊氣，這大概是他要用來操縱一切的手段罷。

他很會逢迎而且奉承她的老爺，比較一切家人更其順從的逢迎和奉承。他不祇要取得他的利，而且他計算著利上的利——更大的目的哩。

這是一個秘密，他十分機警的保守着。

他用他所能夠陳列出來的虛偽的正直，看待她和一切的人。

然而，那祇能夠哄得過自命爲知識階級的老爺，這個的確，除了他自己一個人以外，其餘的：太太和丫頭都已經看着在眼裏了。

他們譏諷而且譏諷。

他們包藏而且包藏。

祇有他，那位自己尊大的，虛弱的，虧損的，自顧不暇的老爺始終掉下了在秘密中沒有覺察出來。

這是一個小娼婦，在太太的心裏。

她說着她幾多次才想好的富刺激的話來打動他，但是，他很聰明，拒絕了她，因為他知道女人是忌妬的。

他有十足的經驗，並且他明瞭他們老爺階級家庭的狀況。他自信他自己，並且信服他自己的家庭。

他嚴肅的，古板的，傲慢的料理着他的家庭事務。

並且，他爲了他自己的男子的職權，不讓女人來開嘴，

(六)

她的老爺的職業是在辦公事，但是所辦的是什麼公事呢，那可誰也不知道，而且誰也沒有法子去知道。

即便知道又什麼關係呢。

他是自顧不暇的虛弱人，他絕對沒有辦事的能

力。

他活著，而他著實是在等待著死。

他永久沒有出過門，那麼，他是在他的家裏等死。

此外，祇有那虛偽的勢力的商人才知道。

(七)

終於我失掉了她。

而她失掉了她自己。

十一，十五。

人 鳥

大伯父被白毛老婆子請去給她的小孫女看病去了之後，我自己一個仍然繼續着我的散步，雖然走的是極其熟習的路，真見的是極其熟習的房舍，樹木，以至一個照壁和一塊石頭。最怕的是侯家的瘋子和王家的啞吧，倘若遇見他們，那你一定不易隨便走過去，因為他們是不喜歡任何人從他們的門前經過，他們要攔住了路，不讓過去的。還算僥倖，當我過去的時候，他們一個也不在門前，但是我總怕他們覺察出來，放輕些足步走過來了。

在前面，人們圍着成一個圈子，像在看什麼熱鬧的玩意，從人們亂雜的說話中，知道他們在看人鳥，我心中驚訝而奇異着，加快我的步伐跑向人堆中去，看見有這一個新鮮而別致的東西，是我有生以來從未看見過或聽見過的一個奇形怪狀的東西。牠像一個男人，又像一個女人，更奇怪的是牠的身幹的兩側，開展着兩個十分寬大的翅膀，比我看見過的一切翅膀寬大到好幾倍。牠的面貌像男子而頭上披着長髮，如女人頭上所披着的，牠的肩像很狹，牠的腰圍像很細，而牠的脚可又似男人脚大的出樣。我沈溺在那種驚訝和奇異中。

我想個方法來誘引那人鳥，使牠在空中飛舞，我的手裏已經捉着個麻雀，是什麼時候捉住的，我不知道，分明剛才闖進入叢中時，手還空着，分明剛才還拿雙手來整理我的散亂的頭髮。但是，猛不防，麻雀掙扎着拼的努力，突出我的手而飛走了，忒囉，忒囉的飛走了。

麻雀的忒囉，忒囉的飛奔，驚動了四面潛伏着的

鷹呀，鶴呀，鵠呀，鷗鷺呀，一類肉食的東西，於是飛舞的東西充塞了天空，飛舞的聲音佈滿了大地。或者是這個緣故，人鳥爲這些東西激怒而變化成一個巨大的極其凶惡的魔鬼。魔鬼，人鳥，現呈出十分憤恨的姿態和暴烈的舉動，轟的一下，已經把牠高舉到天空，在天空牠畫成許多圓的，橢圓的和不規則的圓的輪廓。鷹，鶴，鵠和鷗鷺便在不知不覺間消失而幻滅了。他們是飛走的，我沒有看見；是爲人鳥吞去的，也沒有看見。就是牠們從什麼地方來的，我也不知道，雖然我極其願意知道人呢，也和他們一樣消失而幻滅了。那時，只剩下我自己一個人還在站着，並且人鳥在我的頭上的空中，似乎依據了一個圓規畫圖，繞來繞去。頭垂向下方，像在找尋牠的目的物，眼睛放着紅的光，射得我的心房直跳，好像牠是說：「拿你的心來，拿你的命來，」這個魔鬼，這個人鳥。

最後，牠向地面畫起螺旋，越飛離我越近，我以爲是我的死期臨到了。

一閃間，人鳥已站立在我的面前，漸漸的由魔鬼

般的凶惡變成仙子般的仁慈，完全一個人模人樣的仙子，眼光明媚而誘惑着，我憎惡牠，我痛恨牠，我蔑視牠。

牠的嘴唇縫裏略露出一絲麻雀的尾羽，我知道了麻雀的下落。

七十三。

漩 渦

(一)

——那是一隻美麗的手。

——那是一隻潔白的手。

——那是一隻誠摯的手。

——那是一隻勇敢的手。

——那是一隻光明的手。

——那是一隻女性的手。

手在打招呼了。

——那存在着甬道外面的樹陰底下的手，

——牠搖動着，像着了報的電扇。

——呼嘩，呼嘩……

我像着了電，我不能動。

那是一隻手，我不知道。

呼嘩，呼嘩，呼嘩……

牠是一塊磁石，

我是一塊鐵。

漸漸的，漸漸的，我——

聽不出那是——

呼嘩，呼嘩的聲音。

(二)

在火熱的中間，石頭都睡着了。

我燒得烘烘的發着紅。

——像一個火。

——像一個熱。

——那是火。

——那是熱。

——那是光。

——那是血。

——那是我。

她壓住了她。

——橫躺着在她的頭上。

她睡了。

她醒着。

她壓死了她。

回過她的頭來。

.....

她的頭是一個火球。

的確，的確是一個火球，她的頭

火球！火球！火球！

呵呀！真正的一個火球！

她呀！

呵呀！她——

你美麗的火球！

——亮紅的火球！

——燒烘的火球！

你真誠的女性呀！

烘…烘…烘…

我發着昏。

我發着暈。

烘…烘…烘…

我燃燒了。

我沒有作聲。

——是她的頭髮。

——是她的眼睛。

——是海。

——是我。

——是火。

烘…烘…烘…

(三)

頭髮在我的手底下顫動着……

頭轉向後來。

兩個血片……

灼…灼…灼…

吻合住了我的嘴唇。

熱烘烘的，…涼清清的…

我們的嘴唇在戰抖着。

——是血，——是骨。

——在戰，——在抖。

(四)

我能夠看見的是一個黑的整塊，我祇能夠看見
這一個整個兒的黑的整塊。

我的習慣指示給我所應該走的路，在這個整個
兒的黑暗裏——不，或者是黑暗驅使我。

我走着在黑的整塊裏，我所看見的是黑，聽，也
祇能夠聽見黑呵！

或者，我就是黑的心罷。我想。

不管他——

黑呵黑！

黑呀黑！

在黑暗中——我的世界——

我行走着——在黑暗中。

我走出了黑暗，又走入了黑暗，因為我行走在黑暗的中間。

我跨過了黑暗的門，——但是——

什麼，是黑暗的門哩？我發問。

——然而，我跨過了黑暗的門了。

那整個兒的，黑暗整塊的黑暗的門，我跨過了。

——因為我行走在黑暗的中間。

我是黑暗的心。

黑暗便是世界，便是我，

黑……黑……黑……

黑暗是一個行為，你瞧，他在動蕩了。

我看見黑暗，我看見黑暗的行為。

——在黑暗的世界的裏。

哈！呵呵！

黑……黑……黑……

.....

那是黑暗的影子，牠在動蕩。

瞧！……哈哈……瞧呀！……

她躺着像一條死豬，她摟抱住了她的愛人。

聽！……她睡着了！……聽……

——聽……聽……聽呀！……

——吸呼……吸呼……吸呼……

她是一個幼小的生命。

——她。

——她是她的媽媽。

——我是她的爸爸。

她……

她——

——一條死豬。

我在創造着……

黑暗在創造着……

黑暗是一個人，這個人便是我。

我就是黑暗。

在黑暗的世界中祇有我，因為她是我的
工作的產品。她也是我的工作的產品。

在世界中祇有我，因為黑暗是我的工作的產品。

我……我……我……

黑暗要醒了。

——她在動蕩。

——她在動蕩。

她吸吮着她的肉。

——吱咕，吱咕的發響。

——咕吮，咕吮的發響，

她創造了她。

她吸吮着她。

——吃她，

她像是在找尋什麼，但是沒有結果。

——她失望了。

她看着她，她快樂了。

但是……

她活着。

她死了。

但是……

黑暗存在着……

我存在着……

我存在着在黑暗的中間。

我創造了她。

——創造了黑暗。

黑暗是我的名字。

——是她的名字。

——是世界的名字。

十六。

最 初 的 接 吻

空氣也在追逐我了，我不得不跑，我要跑，我決計要跑，於是我跑了。

『那裏是沒有空氣的地方哩？』我自己問自己。

『難道世界上沒有沒有空氣的地方麼！你，蠢東西！難道沒有沒有空氣的地方，那就住了足而讓追逐的空氣活捉了你麼！那真是蠢東西！』我自己回答自己。

於是我跑了，我跑向我小時讀書的學校的一個沒有人跡的後院子的房子裏去，一進去，就覺着陰沉

的可怕；裏面黑暗無光，除了厚積的灰塵爲手所摸索得出外，實在再沒有什麼東西存在着，我覺着我走入了絕上的絕地，或者是死上的死地，我爲比恐怖還要恐怖的感情佔據了，我畏縮的，勇敢的逃了出來，

『我逃向什麼地方去呢？反正我要逃，我須逃，管他什麼！』自己問答自己，

於是我逃了，我逃向我所想像不到的地方去。沒有一個人，簡直連一隻足都沒有，但是我覺着人們在包圍我，我不知道我這是一種什麼感情，什麼思想，我簡直不知道我是一個什麼東西，是生人，是死人；是神，是鬼；是物！我瘋魔了麼？還不是，總而言之，我是世界上從來所沒有的一個東西，而且永久也不會有，人們不正在要包圍我麼？我敲起我的腦袋子來，我用我粗大而長長毛的手敲起我的腦袋子來。

『你；你真是世間永久沒有的東西！你躊躇麼！你住足麼！世間還有這躊躇而住足的東西麼！這躊躇而住足的東西還能存在着在世間麼！』這是腦袋子發出的響聲。

於是我清醒了。於是我勇敢的，粗暴的狂奔，『那不是我的朋友麼？』當我看見有些黑的條紋上刻着熟的面孔向我走來的時候，我如此疑問。

『朋友，這裏來！人們在包圍我！』我大聲的叫。

那些黑的條紋應聲而隔近我了。是熟的面孔，分明是熟的面孔，更其逼近了。現着笑容，手伸向着我，捉住了我的手；我才知道他們並不是我的朋友，而是包圍我的人們。我真的被人們所包圍了，我受了騙，朋友的像，我的眼睛都在騙我。我陷溺在人們的包圍中。

『你，蠢東西！你，真正的蠢東西！你受人騙的蠢東西！你要死麼！你真的要死麼！你如此蠢如此蠢的蠢東西！』

於是我如魔鬼般的狂奔，突進：我衝出了重圍，我藏匿起我自己來，潛伏着在石岩之下、空氣的追逐、人們的追逐，一切的追逐，却擁擠而雜沓的過去了。趁勢我跳出了石岩，而來到一個高山的頂上。

在山頂上，我看見一切空虛的東西，很遠很遠的

看見。

是我七八歲曾經到過的一個高大的廟宇，呈獻着在這個山的頂端；牠那破損的牆壁和補釘的門扇，還和我們初次見面時一模一樣的沒有更動。但是，想得走進廟內，先須踏上她那門前的三十六層石階，這是我小時曾經計算過幾次，直到現在還很深刻的記憶着的，

當我提起我的腿要踏那第一層石階時，而我的又一條腿正在失掉了她的支持我體重的力量，於是我倒下了，很輕微的倒下了。我想：

“我倒下了麼？倒下了！”

“我不是死了麼？死了？！”

“多麼可憐呵，死在倒下之中！”

“多麼可恨呵，死了還要倒下！”

“倒下？倒下？倒了？”

“死了？死了？死了？”

“.....”

“.....”

空氣在蠕動了，我覺着。

黑的條紋在飛翔了，我覺着。

我須逃，我覺着，然而——

我須逃，我再覺着。然而——

我須逃，我總覺着 然而——

然而，我總得逃，於是，我滾了起來。『滾是多麼拙劣的行爲啊！』我想；『然而 在祇有能夠滾的人，滾不是更有滾以上較大的意義麼？滾！滾！滾！』於是滾成了我唯一而且高尚的行爲。我暴烈，粗野，狂飆的滾。我滾。上了那堆集起的三十六層石階，我滾過了那污爛的門限，直到不能再怒的時候。我是被一個高聳的石塔阻住了。我憤怒，我十分憤怒；我說：『你阻擋我麼？你！石塔！我要滾到你的頭頂！我要踏碎你！』我十分猛烈的踢了牠一足，我的足極其細微而銳利的發着痛，我睜大了我的眼睛，我閉上了我的氣。我……

空氣不在蠕動着麼？黑的條紋不在飛翔着麼？那很遠很遠的的地方？我總得逃，不，我總得滾，我絕決的決定。

在石塔頂頭祇有的一個很小的房子的一角，蹲着一個樸壯，粗實，短小的老人，他的臉面顯示着如處女一般的鮮紅顏色，但是在那深處，還微微留着那曾經為一切苦痛所刻下的綹紋的痕跡；他的頭頂，如銅質一樣的發亮，在那裏面，現出了我的全形，十分真切的，如我站着在裏面一樣的真切。他向我推出人類的笑容來在他的嘴角和眉眼之間，我樂的跳了起來，如小孩子一般的跳。

我們擁抱了，我們擁抱在自然給與我們的擁抱之中。

我們接吻了，我們互相給與我們的最初次的接吻。

七，三十。

征 途

一次，我做了統兵的元帥。

我的兵力和軍實是怎麼樣，我不知道，而且也不曾計較過。

自然，環繞我的，——

不是槍械，

——就是子彈。

不是軍服，

——就是皮帶，

不是大刀，

——就是重炮。

不是……

——就是……

總之：我是元帥。

自然，環繞我的，就是環繞元帥一切所應當有的，
俱全。

開始的地方是日地，那時，我祇有幾個朋友，尤其是我的性格上的兄弟，m，我記的清楚。

『我們該動手了罷？』我的性格上的兄弟，m，說。

『你的主義還不決定麼！』我激勵他。

『決定了！我們動手。』他說。

『你出去招兵去！』我催促。

『我去！』他說。

我的性格上的兄弟，m，不等他的話完，也不睬我還有沒有話說，他就急急忙忙的走了。

大概是他的力量罷——

三五日之間，我們已有二三萬的人馬。

自然，我是元帥。

他呢，自然是副元帥。

我們統帶着二三萬的人馬，離開了H地，向X城去出征。

我們毫不費力的便走進了X城屬的邊境裏三百多里的地方，韓山跟前。

到此時——

我們的兵已增至好幾十萬。

大概是我的一道命令，我們便駐紮在韓山的附近。

——退却的兵是退却了，一個探子的報告。

——韓山上有大兵據守，另一個探子的報告。

——敵人怕死，一個人說。

——敵人沒有戰鬥的力量，另一個人說。

——敵軍必敗，第三個人說。

『韓山險隘，難攻；需你繞道黑嶺，剿敵後路，我駐守這裏；限五日總攻。』我對我的性格上的兄弟，m，

說。

他並沒有說什麼話，退了出去。

五天——我計算。

軍號在響了，我聽見。

兵士在開拔了，我想。

我的性格上的兄弟，m，在跑馬了。在我的心上。

弟兄們在開步走了。

——在我的心上，

心上跑着馬的兄弟在跑過去了？

不——

心上開步走的弟兄們在走過去了？

不——

五天——我想。

馬足，人足，踏着我的心跑，

我做先鋒——一個弟兄請求。

我敢死——另一個弟兄請求。

我去——一種憤激的聲音。

『去…』——一隻頭髮頂起了的軍帽，

『颼…』——指揮刀飛向空中。

五天——我想。

忒兒拉…忒拉…——手槍在叫。

噲…——大刀在叫。

趕上前去……

殺……

五——

我率領了我的弟兄們衝上前去。

颼，颼，颼——子彈在空氣中飛行，聲音在我的
耳朵裏響。

我率領着弟兄們冒着颼，颼的子彈衝上前去。

衝——我的口號。

打…打打地——軍號的命令。

踏，踏，踏——馬足，人足，踏着在我的心上跑，

大刀砍着在我的心上。

肱鄒——紅血流到我的眼裏。

撲同——死屍倒在我的足下。

撲叻——活屍倒在我的心上。

勿拉拉……——山倒下了，壓住了人們的頭。

嘖嘖吧吧——血在笑了。

嗶嗶吧吧——肉在跳了。

殺……

殺，殺，殺……

殺……

——弟兄們吼。

衝過山去了，的確。

哈，哈，哈……——弟兄們歡呼。

勝利——弟兄們高聲唱彩。

衝，

——在山的又一面。

『現在，我們要攻X城了。』我對我的性格上的兄弟，m，說。

『攻X城！直攻！』我的性格上的兄弟，m，說。

『攻城……』我的話沒有說完。

『我知道，容易——攻城。』我的性格上的兄弟，m，急切的說。

『攻，三天。』我們決定。

三天攻克X城。

——我的命令，

我的兵士似乎越多了，雖然沒有真切的統計罷，

自然，多的很，

我做了兵士們的重心——兵士們環拱着我。

自然——

元帥是如此的。

我走到了X城的附近 我的性格上的兄弟，m，留
着在黑嶺的頂上，

我期待着，企望着……

——我的性格上的兄弟，m 的來到。

我苦念着，焦思着……

我的性格上的兄弟，m。

悶悶的……

悶……

我駐紮在X城的附近，期待，企望，苦念，焦思…

——我的性格上的兄弟，m。

悶悶的……

昏昏的……

悶昏昏的……

我的性格上的兄弟，m，留着在黑嶺的頂上。

怎麼？——我不知道。

成功在眼前了——我想。

但是，我的兄弟呢？

攻城，容易——我知道。

然而，我的性格上的兄弟，m，呢？

——在那裏？

（攻……

——不，不，不，

我悶昏昏的……

我入了迷……

一個黑跡壁立在我的眼前——

『誰？』我發問。

『誰呀！』我吃驚。

我看，眨起了我的眼皮。

——黑跡在動。

『是你麼？我的親愛的兄弟！』我假定說。

怎麼不進了？你！

城在眼前——

功在手中——

『不是麼？你說！』

——我激昂的說，

然而——

大概是我的朋友罷？我死去的朋友，風。

『你麼？朋友，風，黑跡！』我追問。

黑跡的背向我立着，直挺挺的，僵硬硬的。

朋友，你不是死了麼？我死了！

不——我不死，我沒有死。

朋友，我們的m呢？

『朋友，你知道麼，他那裏去了？』

『朋友！』

——驚奇得短促了我的聲音。

然而——

我的朋友，他，並不說話，簡直連氣也不出，向前
飛般的走了。

我追上前去——

但是，——

我快追，加快的追，他快走 加快的走
我慢追，加慢的追，他慢走，加慢 走，
我追着，追着，考察出他的祕密來。

——他的兩隻足并成了一個，跳，跳，
他，跳，跳 跳……

——跳過山，跳過河。

我着了他的魔，跳山，跳河

自然——准許是。

然而——

我失敗了——我想。

追不上他，自然。

永久追不上了，我想。

我疑心了，想起來——

我回頭看，

——失掉了我的兵士，我的弟兄，

九，二十三日 晚。

父 親 的 像

在一個公園是中——是中央公園，不一定；是北海公園，不一定；是什麼公園再好說牠是什麼公園，因為我自己都不知道牠是什麼公園，總而言之，是一個公園：是一個存在着我，存在着我的哥哥，存在着茶杯，存在着煙捲以及躺椅，山峯和地面的公園。

在一株倒插槐架着的涼篷底下，我和我的哥哥躺下在躺着在地面的躺椅上，棹子立着在我們中間。我們抽着煙，似乎沒有說什麼。躺得倦了，我們需要跑，於是跳起來。還未開步，父親現出在我們的面前，

說，「跑跑也好，我同你們去。」於是我們護衛着他走出了涼篷。

在涼篷的前面，開設着廣大的路，路的那面，聳立着層層的高山，高山上佈滿了綠草和青石，僅有的不名的樹直豎在很遠很遠的地方。

各人嘴裏吐出些銷費精力和時間的，無聊的，互相不能了解的語言，大概是些精力可貴，時間可貴和將來可貴的話。「時候過的真慢」我心裏想，

我們沿着山根在大路上走着，走到一個上山去的小路口，道路非常狹小而且曲折，我們只得把我們的橫排變成縱列來向山上走去。道路不平的利害而且石頭又散漫的很多，好像從來沒有人走過似的。因此我們的步伐很慢而我們的疲乏也增加的很慢，父親的步子更不穩當，好像在波濤中的船上走着一樣，一顛一顛的搖盪着，但是在這樣狹小的路上，我們又沒有扶持他的方法。他的足，好像踏着了我的心，當他的身體一顛一顛的搖盪着的時候，我心的也在一顛一顛的搖盪着，但是，在這樣狹小的路上，我着實

沒有法子去扶持他。

在很遠的一個高的山頂上，父親停止了他的進行，他強迫我們先走去，留下他在這裏休息休息，於是我和我的哥哥繞着下山的路回到我們的涼篷底下，放我們走倦了的身體在躺椅上。我們並沒有說一句話。我閉住了我的眼睛。我的心停止了牠的工作，很久很久。

經過了很長的一個時間，父親還不同來，於是我睜開我的眼睛，很精密的搜索父親的所在，很模糊的樣子，他壁立着，如化石一般的壁立着在很遠的一個山頂上，就是他要獨自留下休息的地方。又好像他站在我們對面的很近的山腰裏。十分真切的站在我們對面的很近的山腰裏，如化石一般——不，他的形像變化了，他像是受着很大的下壓力，使他收縮他的身長的下壓力，他向着地面扁下去。漸漸的向地面扁下去，一直扁到他不能再扁的時候。

一個模糊而扁長的影子，現出在棹上，現出在眼中，上面刻劃着父親的像，刻劃着我的心：幻滅了，再

現了，幻滅了……再現了

……我昏昏的看見如是父親的像。

七，十六。

活 屍

從被子的頂邊，插出一顆頭來，頭髮亂散，顯着白的，蒼的顏色，很少有黑的。

我一走進去，馬上，白的，蒼的，很少有黑了的亂髮便攻破了我的眼睛，佔據了我的心。

我驚慌了，恐懼了，退却，急走！

我……

我走進去——

我驚慌了！

——恐懼了！

白的，蒼的，很少有黑了的頭髮亂堆着在被子的頂邊。

一顆頭麼——我不敢看。

一顆頭麼——我不能想。

我退却！

——急走！

我走進去——

白的 蒼的，很少有黑了的頭髮在顫動了，溜到一邊，露出一副黃腫，黑爛的臉。

馬上，黃腫，黑爛的臉便鑽進了我的心房，趕走了我的心。

我驚慌，

——恐懼，

——退却，

——急走！

我……

一副黃腫，黑爛的臉，趕走了白的，蒼的，很少有
黑了的亂髮，趕走了我的心，佔據了我的心房，

——驚慌，

——恐懼，

——退却，

——急走！

我……

我走進去——

脫掉了的嘴唇底下顯出死白的牙牀來，中間夾
着一股冷氣。

我抽縮了，僵直了！

我的白的，蒼的，很少有黑了的亂髮堆的心，冰
冷了，像一塊石頭。

我抽縮着，僵直着，

我退却，急走！

我……

一塊冰冷的石頭裝着在我的心裏——

一股冷氣從脫掉了的嘴唇底下的死白牙牀中間
吐出來。

一副黃腫，黑爛的臉——

白的，蒼的，很少有黑了的亂髮堆着在被子的頂
邊。

一顆頭——

我驚慌，

——恐懼！

——退却，

——急走！

——抽縮，

——僵直！

我——

我……

……

九，三十五。

愛 力

我坐在驟駕着的明車的當中，像是到外祖母家接母親走的路。

十分粗糙的「滾開」的聲音從昏昏的熟睡中驚醒我，我才記起我坐着的是送死的囚車。我的朋友們，同我一樣工作的朋友們，或者他們要同我一樣的坐着這囚車去死。只是我十九歲的兄弟他做着另一個地方的工作，他現在是成功了正在計畫他的第二部的進行或是他也如同我們一樣的失敗，如同我一樣的正在坐在囚車裏想念我的失敗或者成功……又是

十分粗糙的叱咤聲打斷我的思路。

我覺着我的手腕有點痛，於是把我的眼睛放在手腕上。手的皮膚上，透射出黑紫的血色，接着是一環黑鐵的東西，已經深印入皮肉裏邊的鐵環子。兩個環子用二三寸長鐵紐子接連在一塊。我的上臂用繩細着在腰上，下臂高腫着如發酵的白麵。我不祇不覺着痛苦，並且也不發生恐怖。

環我坐着的大概有六個兵士，前面的一個和我對面坐着，他具有粗笨肥壯的軀幹，臉上跳起幾塊橫肉，眼睛灰暗而無光彩，眉角緊綳在一起。後面的一個，面向着我的脊背，他的出氣很粗大，吹得我的後腦怪冷怪熱難受。再外面，他們都面向着外面，右肘突出在身後，像是托鎗的樣子。他們一個個都擺着嚴重的態度，他們一個個都不說話，要不是他們鼻孔裏出入着粗大的聲音，你真能夠當他們作死屍。

車子前進的很快。車輪壓着地面發響，鞭子打得騾子發叫 叱咤的，咒罵的調子從死屍口中吐出。我平凡的，孤寂的坐在死屍中間。

陡然間。成千成萬的人擁擠着飛奔上來，使車子再不能前進。

一個白皙的，長條的，勇敢的，凶猛的漢子，從人叢中跳入了車廂，手裏執着白亮亮的尖刀，同時一些模糊的人同樣的跳上來，他們都惡恨恨的投他們的尖刀到環我坐着的死屍的心窩，於是死屍倒下了。最先跳上來的白皙人，很敏捷的提起他的白亮亮的尖刀在綑縛我的繩子和鐵環子上一劃，祇這一劃，繩子和環子便都散開了，掉下去。在他的手裏，我是輕輕的被他提起我擱在他的背上，跳下了車子。我從他的梟悍的眼睛中保留着的憤激淚痕的閃耀中，我知道他是我十年不知下落的朋友。他是我的二弟，在十年前我如稱呼他；他是我同生同死的弟兄，在十年前他曾如此對我說。他背負着我向前起奔，比一切人快；一切人歡躍着，高叫着，跟隨着他飛奔；又好像是趕起他來飛奔似的。

『頂領，讓我替你背負！』後面響着這樣像請求的自述。

『不能，我的朋友，我的哥哥，我自己背負着他飛奔。』我的胸脯底下發出如是的宏亮的聲音。

聲音更其宏亮，偉大而充實了，在一切人的口中。飛奔！飛奔！！飛奔！！

七十三。

蒼 蠅 的 世 界

走到一個門上，我住了足。我不能決定我走進去還是不走進去，因為我漂浮在兩種意念上，只有能夠漂浮的重量，並不能沈下自己在任何一種的底面來。我站立着，站立着，一點也不移動。

這是一所短小精幹的院落，我分明知道牠不屬於我或者我的朋友以至於一切和我有些許關係的任何人，不論我們誰，都沒有這樣一所短小精幹的院落。但是，我並不走開，像是要在裏面找尋什麼似的，站立着，站立着，一點也不移動。

我站立着，站立着，在這所短小精幹的院子的門外，一點也不移動，我想在裏面找尋我所找尋的什麼。一點也不移動的站着，不向院子裏走又不離開。

從兩隻門扇接連的隙縫中，我的視線可以放射進去，看見裏面的一個房子，而且看見的很清楚，我的姊姊從我所看見的房裏走出來，手裏提着一個沙壺，是爲我母親煎藥用的沙壺，我馬上知道了這是母親養病的地方，我想馬上就走進去，但是門關的很緊，用我的全力都推不開牠。我想用足踢開牠，但是當我舉起我的足的時候，我知道這一踢的聲響很大，恐怕驚動了我母親久病虛弱的心，她的心是禁不住驚動的，我便放下我的很失意的足。但是，門已經開了，雖然我不知道他怎樣開的。

我找不見我的姊姊的蹤跡：我站立在院子中四下裏看，除去我對面立着的一個房子外，其餘三面，都是圍牆。空氣的新鮮氣息，使得我的腦子十分爽快而且清晰，房子的表皮也很新鮮。

窗子滿都是用玻璃砌成的，上面連一點灰塵也

沒有，並且也沒有什麼帷幃一類的東西，所以看得房裏很清楚，但是，看不見什麼。並且也聽不見什麼。我十分細心的瞻望，並且十分細心的傾聽，站立着，站立着，一點都不能移動。

.....

一種細微的聲音，簡直是一種細微到聽不出的聲音，我一聽見，我的神經冰涼了，一股如尖刀在割刮似的，我並沒有半秒鐘的停留，我開步走，很迅速的闖進了我對面房子裏，但是看不見什麼，聲音也聽不見了，我忍耐着，焦燥着，加心在意的搜索。

.....

如尖刀割刮我似的那一種簡直細微到聽不出的聲音又在發着響了，像是從炕之一角發出的，我的神經緊展的要命，我不能看得見我的母親。我向着發聲處跳去，我十分小心的提起那堆放着的被子，但是我只提起一角，而下邊藏着的蒼蠅已極其猛烈的撲向我的臉上，像是很小的鐵球敲打似的，我不能夠再看下去。我受不過蒼蠅的打擊，而且蒼蠅迫着我向後退

却；但是，我再不能夠移動了，我的背後一樣的很小的鐵球似的蒼蠅攻擊上來，我的左，我的右，蒼蠅都同樣的攻打着……

一切都被蒼蠅佔據了，一切都變做蒼蠅了。炕上，地下，漸漸的，漸漸的，嗡嗡，嗡嗡……

嗡嗡，充滿了我的耳朵，充滿了一切……

蒼蠅不在發笑麼？嗡嗡！

蒼蠅鼓着他那得意的嗡嗡的翅膀向我猛撲上來，一隊一隊的……

我僵直着在「嗡嗡」之中，僵直着在蒼蠅的世界之中……

漸漸的，漸漸的，我消滅了……

而嗡嗡留下，而蒼蠅留下……

而嗡嗡的蒼蠅留下……

嗡嗡，嗡嗡……

嗡嗡，嗡嗡，嗡嗡……

剪 刀

我坐着，女人進來，我沒有看她，我知道她是我的女人。

『早上，喫什麼？』她問。

我沒有說話，也不看她；她站着，站着，她走出去了。

.....

我躺着，女人進來，我沒有看她，我知道她是我的女人。

『早上，喫什麼？』她說。

我沒有說話，也不看她；她站着，站着，她走出去了。

.....

我來回走着，女人進來，我沒有看她，我知道她是我的女人。

她站着，她不說話；我來回走着，不說話，也不看她。

她站着，站着，不動.....

我來回走着，走着，不停.....

.....

女人站着，站着，不動。我沒有看她，我知道她是我的女人。

我走着，走着，不停。

還是她忍耐不住.....

『我是不是問你！』

我沒有看她，我知道她在苦笑着說。

.....

我走着，走着，不停。

他站着，站着，不動……

『我是不是一個……』

我沒有看她，我知道她在哭笑着說。

……

我走着，走着……

她站着，站着……

『我不是……』

我沒有看她，我知道她在死笑着說。

……

我走着，走着……

她站着，站着……

……

她站着，站着……

我沒有看她，我知道她是我的女人。

……

我走着，走着……

她，我的女人，向我伸來一隻手。

我沒有看她，我知道她手中拿着的是一把剪刀。

.....

她站着，站着…… 噗咚一聲……

我沒有看她，我知道她跌倒在地上了。

我走着，走着…

.....

我走着，走着……

我沒有看她——

.....

八，九。

走 回 了 家 裏

走回了家裏，坐在母親常常坐着的椅上，心的工作大概是停止了，空空然，茫茫然的。

這是我的一個發見——

祖母坐在炕的一角，就是她曾經坐過的，也是母親常常坐着的地方，一條煙袋插着在她的嘴裏，灰沉沉，白漫漫的煙，從她的嘴裏吐出，遮蓋了她的臉。

『你也會吸煙？祖母。』我走到炕沿邊前，稀奇的發問。

『是的，孩子，解解悶。』

我壁直，孤寂的立着……

『母親的罷，這條煙袋？』我又問了。

『不知道是誰的——不管，我拿着牠吸吸。』祖母說着，做出一副習慣形成的笑臉。

『或許是我的——罷。』

『管他的——傻的孩子。』

我開開母親的櫃，想要找尋我自己的煙袋出來；但是——

一副怒容跳進來，是大伯的臉。

『壞東西！城裏，怎麼，又欠下債了，九十多吊，幹，……』大伯的叱咤。

我沒有說話——我知道，我說出話來，他受不住，

我不理他，仍舊找尋我的煙袋；但是——

大伯叱咤着！嘖嘖的罵……

『唉宜！』祖母嘆息的聲音。

我仍舊找尋我的煙袋，然而老找不到。

……

我坐着在母親常常坐着的椅上，在母親的房裏。
空空然，茫茫然——是我的心的工作。

走進一個不認識的女人來，我假定她是我大哥的第二個女人，

『喂，你把那東西給……送過去』她的臉朝着我的右面說，而她的嘴向炕上一努，又向我一努，最後向門外努着嘴向右轉了個圈子。

從她那努嘴的姿勢裏——

我看見在炕上擱着的一條被子和在我右邊坐着的像我的兄弟，又像我的大哥，誰都不像而又誰都像的一個人。

——她在替我按置駐紮的地方了。

在我右面坐着的，像我的兄弟，又像我的大哥，誰都不像而又誰都像的那人，跟着她的話，迅速的站起，向炕上躺着的被子走去。

……

我坐着在母親房裏的，而且是母親常常坐着的椅上，我的心做着空空然，茫茫然的工作。

空空然，茫茫然……

……

還是我現在的大嫂，我跟着她走過了一個小的角門，一條被子夾着在她的腋下。

大伯和他的女人在他們的房裏嘮叨什麼，我聽見；大概是罵我，我想。

我的心裏燃燒起火來。

……

大嫂開開母親住過的房門，裏面的黑煙冒出來，閉住了我們的眼睛。

黑越越的，陰沈沈的黑煙，馳騁，奔騁。

『自從母親……以後，我們誰都害怕，誰都不……這裏來。』驚慌的心顫動得她的臉肉跳起來，臉色白着，紅着，黑着，

我的眼睛看不穿母親房裏的黑越越的，陰沈沈的黑煙。

母親的房——

黑越越的，陰沈沈的……

黑越越的，陰沈沈的——

馳騁，奔騰……

……

細小，尖銳的哭聲，在我的耳朵裏響起來，悲哀，
沈痛……

——是三妹的，我想。

『哭？……哭！……』我問。

哭——

母親……

——我們互換，交替，無時沒有不哭的人。

『……無時不有沒哭的聲音』

——大嫂述說，

『哭麼？儘哭！儘哭！』我說。

……

細小，尖銳的聲音裏，夾響着粗大，笨重的，憂傷，
沈痛……

『誰呀？』我疑問。

黑娘，請來侍候母親的老婆子，我想起來。

『她也哭……』

……

我像着了魔，飛跑到曾經停放過父親的棺材的
房子裏。

『哇……』我哭了，

我爬下在地上，『哇…哇……』

『媽…』我大聲吼。

『哇……』

『媽……』

『哈，哈…』

『媽 …哇……』

『哈…哇…』

——我哭，吼，號。

……

我爬着在曾經停放過父親的棺材的房子裏的地
上，哭我的母親，

臉的底下，感覺着，硬硬的，冷冷的，濕濕的……

『哇…哇…』

『哈…哈…』

『媽……媽…哇……』

——我哭，吼，號。

.....

九，二十三日早上

死 屍

自己躺着在一口棺材裏，聽見自己的女人正在哭泣的聲音。

『親人呀，你拋下了我，拋下了你的孩子……』

『乞兒呀的親人呀，你真狠心呀……』

『黑勾兒……黑勾兒……乞兒呀的親人呀……
黑勾兒……黑勾兒……』

一種生分而粗大的聲音，阻止了女人的哭聲。

『孩子，歇歇再哭，你瞧你爹來了。』

從這語的意義裏，我知道這來人是我的丈人。我

真死了麼？聽到久死的丈人說話，不是證明我已是死人了麼？我想探出頭來看個究竟，然而我不敢，怕他們發見了我這個死——是裝死，還是真死，連我自己都不能夠知道。我疑悶，我害怕。

『孩子死的真希奇，』這是我自己的父親的聲音；『並不是因為病，到現在已是第三天了，臉色又不變，只是身體冰冷，心口極涼，看樣子似乎在睡着，可決不是。』

我心裏失笑了。

父親的頭，現出在材棺的大頭口上，鼻梁縫裏蓄着一粒眼淚，他伸手在我臉上，我感覺着要燃燒似的，我幾乎叫出來。

父親的手縮回去。

我想起母親來，她不來看看她孩子的死屍，家裏的人都聚攏來了，都哭泣了——我失笑着，他們哭泣的越利害，我失笑的也越利害。

我總想聽聽母親的哭聲，老是聽不到，妹妹哭的真可憐，哭成直聲了。

『媽媽爲你要哭死了……』這是我從妹妹的哭聲裏抽象出來的一句話，我才記起母親在我死前已經病的要死，

在父親的命令之下，哭的聲音停止了。大概是要封口。我極其忍耐的等候着他們封口，等候着我的死的降臨。

「忽同，」這是棺材蓋和棺吻合的聲音。

「廷廷，勃勃，……」這是斧頭的響聲。

「勾兒，勾兒，……克呀，克呀，……」這是紛亂的哭泣聲。

這些種種的聲音，由高而低，由近而遠，微弱而寂寞了。死還沒有降臨，我厭惡了死。我曲回我的胳膊來，捏緊我的拳頭，用力一伸，棺材蓋活動了；我謹慎的扶起牠，跳了出來。桌上的長明燈正在掙扎着牠那最後的生命，孩子在棺材底下玩耍。女人像死豬一樣的睡着。

我微笑着走出來 並不回顧。

搖 牀 之 上

哈謨來特監守着我，「我們互相友愛，再見——」
話從他的口中吐出。

我沈沈的，默默的，躺着在我手造的不搖的搖牀
中，入睡了。

我的頭灣下來，腿屈回來，爲得是適合在我手造
的不搖的搖牀中睡覺。

像是鬼鑽進了我的小腿裏，漸漸的不安而且難
受起來。

我似乎醒了，眼睛從棹子底下看過去，兩條白的

腿在地上死板板的，冷清清的立着，雖然知道那是兩條白的禪襪，但是我悽涼，害怕。

哈謨來特已經壓着在我的身底下，他的話，我還記的，他在我的身底下作怪，硬硬的 我沒有理他。

我靜悄悄的沈默着，冥想「我們互相友愛，再見了」的話；我入睡了。

我的頭還是灣着；腿却已經高伸在我手造的不搖的搖牀的牀壁頂或者棹上，直直的。

大概又是鬼鑽進去了，二次不安而且難受起來，我的腿，

我又醒了，還是二條白腿立着，死板板的，冷清清的，發着死光，像是走入了墳墓。

雖然是白的禪襪罷，但是牠立着在這冰冷的，陰暗的空氣中，已經要使人悽涼，害怕。

自然在死板板的，冷清清的，冰冷，陰暗。

我在悽涼，害怕。

死板板的，冷清清的兩條腿在監守我。

我，悽涼，害怕。

大概不能入睡了，這樣的淒涼，可怕。

醒轉來罷，又不能。

沒法，我恨恨的翻轉了個身子。

我的頭還是只得灣下來；腿却能隨便點，屈折回來，或是高伸牀壁上，或是擱架在棹子的邊上。

沈沈的，默默的，「我們互相友愛，再見——」或許是入睡了。

一個兄弟站着在棹子的一面，抽起嘴角發笑。

『怎麼你可到回來？』我問了。

他不說話，還是抽着嘴角發笑。

『喂，怎麼可到回來了？』我二次問。

他還是不說話，儘管抽着嘴角發笑。

『喂 喂，喂，怎麼回來了？』我三次問。

他不說話，大張開嘴，哈哈大笑了。

我醒了，躺着在我手造的不搖的搖牀中。

鬼在我的腿裏亂衝着，腿發着硬。

自然在死板板的，冷清清的，冰冷，陰暗。

我在淒涼，害怕。 九，二十八日在搖牀中。



狂飆叢書第一（開明書店發行）

光與熱	長虹作	一	元
荊棘	朋其作	四	角

狂飆叢書第二（泰東圖書局發行）

病	尙鉞作	六	角
清晨起來	高歌作	四角五分	

狂飆叢書第三（光華書局發行）

我離開十字街頭	培良作	二	角
天河	沐鴻作	三	角
沉悶的戲劇	培良作	三	角

給——	長 虹 作	印 刷 中
從荒島到莽原	長 虹 作	印 刷 中
時代的先驅	長 虹 作	印 刷 中
高老師	高 歌 作	印 刷 中
給海蘭的童話	魯 彥 譯	印 刷 中
走到出版界	長 虹 作	印 刷 中
白夜	培 良 作	印 刷 中
還未過去的現在	明 其 作	印 刷 中

狂飆叢書第四（民權書局發行）

紅日	沐 鴻 作	印 刷 中
中國戲劇概評	培 良 作	四 角
斧背	尙 鉞 作	印 刷 中
狹的囚籠	沐 鴻 作	印 刷 中

00506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月出版

書 名 清 晨 起 來

著 者 高 歌

發行者 趙 南 公

印 數 1—2000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定價大洋四角五分

外埠函購郵費加一

總發行所泰東圖書局

